

文/片 记者 邱明 高松
通讯员 贾传龙

上海的蔬菜批发市场 “鲁Q”货车是主力

立秋一过，北方常见的豆角一天工夫就能长出几厘米。趁着早起的清凉，兰陵县向城镇徐皇路村的菜农们，摘下一把把长豆角，装进恒温泡沫箱打包。

8小时后，这些长豆角将摆进位于上海市大大小小的商超蔬菜柜台，成为当地人所说的“豇豆”开卖。

在徐皇路，除了全村的耕地用来种菜，当地人还从周边多个村庄流转土地，组成了3200多亩的连片产区。

人人种菜，家家从商。在1500多人的徐皇路村，有500多名青壮年常年在上海从事蔬菜贩运、销售等工作。因此，2016年10月，山东省内首个上海蔬菜外延基地在这里挂牌。

从兰陵地头到上海餐桌，距离596公里。兰陵县平均日产蔬菜750万斤，其中500万斤销往以上海为主的长三角地区。兰陵蔬菜结缘上海，除了让15万兰陵菜商在上海就业，还在菜来菜往间，构架起兰陵乃至临沂对接长三角的桥梁。

在徐皇路村村民进行蔬菜装箱的时候，大货车司机曹桂勇正在向城镇卫生院进行核酸检测。

数小时后，这份刚出炉的检测报告，将关系他能否顺利驾车进入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。

占地面积1658亩的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，是上海及长三角地区现代化、综合性的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。在这里，平均每天有250辆来自兰陵的“前四轮后八轮”货车运菜。

京沪高速接沈海高速，下高速公路右转过三个红绿灯就是交易中心入口。在这条兰陵蔬菜下江南主通道上，跑了二十多年车的曹桂勇，不用开导航就能估算出抵达时间。

传统的蔬菜产销，除了菜农、货车司机外，还有一、二级批发商和零售摊主等几个专职从业群体。在上海的兰陵人，以后者居多。当满满一车菜运进交易中心，作为一级批发商的周振东，早已安排好停车档口。

他派出的员工在车尾支起桌椅，开箱拿出些许样品展示。大部分下游买主是熟识多年的老主顾，不用来到交易中心验货，通过电话就完成询价、订菜，再由小货车把菜转运到二级批发市场。

不管是作为一级批发市场的交易中心，还是散布在上海各处的二级批发市场，曹桂勇驾驶的“鲁Q”货车是主力。把菜交接完，曹桂勇就完成了这趟使命，自顾自进货车驾驶室吃饭。

“在家千般好，出门万事难。”早上从兰陵带来的煎饼和打包的剩菜，是曹桂勇的这一餐。饭后，是曹桂勇难得的休憩时光。卸完货后，他将装载返程的货物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再次出现在兰陵，如此往复。

上海市民夸买回的豆角 像刚从后院摘的一样新鲜

曹桂勇在驾驶室迷迷糊糊打盹的时候，十几箱豆角已经卸到一辆小货车上。这车货是嘉定区弘洲食品市场二级批发商订购的。同车还配满了茄子、黄瓜等同样来自兰陵的蔬菜。

多数货车夜间11点左右把货送到二级批发商处，二级批发商一般在夜间11点到12点给各零售摊位送货。

蔬菜区里，店主徐艳收完这车货，休息一下，就将迎接夜间11点开始的忙碌。

蔬菜销售高峰在一天的两头，兰陵蔬菜的运输，也跟着早市与晚市的节奏分流。

曹桂勇的那车货下午到达，既能赶上晚市，也能用到第二天的早市。徐艳订购的蔬菜以供应早市为主，大部分货车在夜间11点左右到达。

接到下午送来的豆角，徐艳与作为店员的侄女和侄女婿，把其中大部分搬进冷库暂存，另一部分则用三轮车运送到同市场的零售摊位。那些摊主，你三箱我五箱地提前给徐艳报上了订货量，汇总后，就是徐艳当天向一级批发商的订货总量。

灵活穿行在市场里的三轮车，把三三两两的蔬菜箱依次送上门。店员驾车穿行的工夫，时不时扭过头与熟识的摊主打个招呼，对方大多也同样来自兰陵。此时，地道的山东话吊起高高的嗓门，让人恍惚间觉得，来到了齐鲁大地。

每天五百万斤兰陵菜进了上海菜篮子

一把豆角千里奔波连鲁沪

在山东兰陵，每天有500万斤蔬菜从这里运往上海；在上海，十多万兰陵人又把这些蔬菜送到当地居民手中。

一把北方人称作豆角的豇豆，从兰陵田间到上海餐桌，用时8小时，行程近600公里……



兰陵蔬菜运到一级批发市场后，再转运到二级批发市场或直供终端。



徐皇路村蔬菜产区，是山东省内首个上海蔬菜外延基地。

新闻链接

兰陵菜园子与上海菜篮子

疫情期间，兰陵菜从未断过货

以蔬菜为媒，串联起了兰陵与上海的情感。

“这份因蔬菜建立起的情感，经受住了考验。”兰陵县驻沪流动党员党委副书记王庆刚介绍，今年3月下旬，在上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闵行区向兰陵县订购了20万斤蔬菜包。兰陵县在自身处于抗击疫情的严峻时刻，立即筹备。首批10万斤蔬菜当天就起运，并赠送给对方。

随后，兰陵县、临沂市又陆续组织了100多万斤蔬菜驰援。此外，还有不少在上海的兰陵、临沂籍货车司机以及兰陵人在上海开办的运输公司，成为上海市保供队伍的一员，像自家人一样为上海疫情防控出力。

为了帮助上海抗击疫情，兰陵县组织赴沪防疫服务队。在上海各级组织的大力支持下，连同兰陵人组成的志愿者，累计解决物资短缺等各类诉求

5500余条，救助9760余人次。助力抗疫的同时也让身在上海的兰陵人，感受到了来自家乡的温暖。

“我们也自筹了部分物资，提供给在上海的老乡，但毕竟个人和企业的力量有限，就在我们的援助物资不够时，服务队从老家组织的后援物资送达上海，一下子就解决了问题。”

彼时，上海灵杨农贸市场负责人左振江也加入了志愿服务队伍，奔波在浦东的大街小巷运送救助物资。

兰陵菜园子与上海菜篮子紧紧地连接到一起，同舟共济确保上海蔬菜的平价稳定供应。

“即使是疫情期间，兰陵蔬菜也从未断过货，这无疑安了我们的心。另外，他们真的做到把便宜菜放心菜卖给了我们上海老百姓！”不少上海市民纷纷点赞。 记者 邱明 高松

“卖菜可不容易，上海这边的顾客比较仔细，摊上的菜，除了新鲜，品种还得多，摆放还要规整。”同样是来自向城镇的刘艳(化名)，来这个市场五六年了，租了一间接近30平米的铺位搞零售。

拆开送到门口的泡沫箱，她拿出几把豆角摆到摊位上弄整齐，又插上几根竹筷固定住豆角两头。

下午6点，在浦东区的上海市民沈继英，下班后拐进单位隔壁的灵杨农贸市场，轻车熟路地转到兰陵蔬菜专柜前。不用特意挑选，随手拿起一把豆角让老板过称。这把豆角，正是跟刘艳摆到摊位上的同一车货。

回到家不到半小时，这把豆角伴着浓油赤酱，出锅摆上家里的餐桌。“蛮新鲜，新鲜才好吃。”以精致著称的上海人，对食材不含糊，择菜时，沈继英的母亲就夸赞女儿带回的豆角，“像刚从后院摘回来一样新鲜”。

在沈继英的生活里，山东元素并不只有兰陵蔬菜。多年前，她曾在浦东区临沂路一带居住。在与黄浦江并行，距离不足千米的临沂路一带，有八个大型社区按照1-8的顺序，以临沂村命名。在那里，既有以临沂命名的公园、大楼，还有一条以兰陵为名的道路。

兰陵菜稳扎上海滩 缘起“南下干部”思乡情

当兰陵以一县的蔬菜供应长三角多个城市，并形成持续发展的优势产业时，业内人士开始总结归纳成因。

“渡江战役胜利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从北方挑选了大批党政军干部到江南工作，因为沂蒙山区是老区，大批‘南下干部’都来自这里。”兰陵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德华，在担任该县原蔬菜局局长一职时，曾调研认为，这些老家临沂的“南下干部”奔赴江南后，对老家的风土人情念念不忘。在交通不便的年代，来自家乡的味道最能缓解思乡之情，探亲访友间，一捆家乡菜、一把家乡粮，都是不可多得的情感寄托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随着兰陵县搞起蔬菜大棚种植，这份情感寄托，让兰陵成了为亲人种菜的大后方，蔬菜逐渐向南销售，靠沂蒙老区人的淳朴和勤劳，在上海等地站稳脚跟。京沪等高速公路建成后，便利的物流，让兰陵菜更加快捷地运到上海。

“刚到上海卖菜的时候，听不懂上海话，更不会说，但总能遇上来自老家的买主，一来二去就有一大批固定的回头客，进一传十、十传百。”张德华的说法，让灵杨农贸市场负责人左振江深有感触，他18岁就跟着亲戚到上海卖菜。那时因为货车运力有限，只能集中送到一个点，零售散户再用自行车转运到各自摊位，遇到自行车爆胎，就得推着满满一车、数百斤蔬菜往回走几十公里。幸运的是，虽然在上海人生地不熟，但一口地道的山东话，吆喝起来总能吸引在上海定居的老乡。

40万临沂人 用事业串起上海和家乡

在上海的老乡顾客，对来自老家的年轻菜贩们厚爱有加，挑菜的时候，经常指点些经商之道、发展思路，开拓了兰陵菜贩的视野，有意无意间促使他们发展更进一步。

“拿我来说，从摆摊到连片承包摊位，到租下整个市场，再到自己建市场，搞其他产业，都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。”左振江说，市场规律决定了肯吃苦，有上进心的兰陵人，在摆摊卖菜的基础上，一步步走到涉及蔬菜产业全链条的局面，比如转型直采直供、预制菜加工等领域。

“上海人认可兰陵菜，特别是吃着兰陵菜长大的80后、90后，很希望到种菜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，这些都是可以介绍到家乡的资源。”左振江介绍，整个临沂市在长三角务工经商人员总量超过60万人，其中在上海40多万人。事业在上海的临沂人，不少人也别忘了家乡发展，用回乡投资、招商引资等形式反哺。

乍起的秋风，将迎来徐皇路村又一茬蔬菜播种。车轮滚滚中，曹桂勇驾驶的货车，还将完成一次又一次兰陵蔬菜的上海之旅，在那里遇见更多钟爱兰陵菜的上海市民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于梅君 美编：马秀霞 组版：侯波